久阪
實甫
著述

江月齋遺集

乾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30
1

文庫11
A 1130
1

久阪先生著

江月齋遺集

明治九年
十月新鐫
久阪氏藏版

貞

明治九年冬日

寅英題

序

戎時勝俊傑之事也於
太平則去之事也而
世甚甚人者有矣亡
友久坂玄甫少好學
劍鎗專立脩仰之
俗乎偕悅於有志至之

之緣屢來往於常武
京於之間所與交皆
當世之魁傑討論時
事獻替無憚初我
長之藩府以氣節相
尚者吉田義卿之徒稱
最甚而其切實任事者

蓋推實甫爲首以故
義卿既没後繼實甫之
風而興者不爲少非有時
務者安能如彼甲子京
師之變實甫方謂某
公請之會敵軍大
至實甫不高毫動聲氣

諄々說去義不甚見用而般若乃與之流寓辭俠戰動則負重傷而退逐百殺將死敵前曰吾已矣諸君其勉焉絶無家迎之態非精於武事者安能如此無之學之達者南

矣而徒訓詁之餘不然臣無事之務何損之乎彰利而老於圖書之間者大率是也英勇之士有不知之而武暴憑之俠拘々乎血氣而立於嚴牆之下者大率是也英豪甫

者与世樂去遠矣謂
之俊傑謂之劉去抑
非耶寧甫死時年
二十有五矣惜乎使之於
在世益老之所志則豈
所成就必不止乎此奈
之投度因寧甫而尾生

及殊道以尾生及之日昃
而於日之与昔日時無之
嘉之名遭遇之辛甘
豈唯不渊那柳理無
之乎有為之先去有為
之後去苟先後而至生
之切豈謂先去獨労於

之甚艱而後者則逸於
之終哉然而不肖之再
中者十年于茲不亦之
事乎爲非余輩之肩方
之所能爲而苟院在其
務者尸素之責固所不免
又安在爲之後耶茲

使無事而有地於之者
將謂之何須者揖所君
其彦將刻其遺稿屬
余序之余亦爲完之
而氣滿紙光燄凜於
恍覺其人猶在矣萬巻
惆悵久之

明治九年三月

參議木戸孝允撰并書

新田泉文庫

江月齋遺集目録

卷一
藺相如論
張敞論
答口羽子發問一則
答半井子發問一則
與人書
與南龜五郎書
再與南龜五郎書
題暹羅軍艦圖

送松浦松洞書
上國相益田彈正書
與冨永有隣書
送生田良佐西歸書
上大原三位卿書
與岡耕次郎書
與中谷賓卿書
與福川犀之助書
與高杉暢夫書
與某書

以上文十八首

卷二

詠史　七絶二
春夜與諫早子制賦　七律一
偶作六首歩ロ羽把山韻　五絶六
有感　七古一
聞小方音祐于役相模有此寄　五絶一
夜抵生雲　七絶一
早發　七絶一

中元拜父母兄墓　七古一
憶友　七絕一
斬虎行　七古一
詠物六首　七絕六
送二十一回先生執拘于江戶　五古一
追懷古人詩十首并引　五古十
題武市半平太所畫竹送其歸土州九月初二日也半平太將有論駁　七絕二
秋夜　七絕一
將西上題壁　七絕一
鮫洲樓上留別諸子　七律一
與暢夫別　五古一
金川途上　七絕一
重陽踰函關　七絕三
黃瀨川　七絕一
過富士山下　五古一
冨士川暴漲為之所沮　五古一
和麻田翁韻　七絕三
雜詩　五古四
過菊川　五七古一

十七日雨晴始見嶽　五古一
懷樺山三圓　五古一
渡桑名灣　七絕一
雜詩　五古一
桑名　五古一
夜過鴨河　七絕一
雜詩　五古二
過三條橋有感　五古一
平安雜詩五首　七絕五
九月廿三日　七絕一

舟中　七絕一
二十日市驛拜公駕東覲恭賦　五古一
山口　七絕三
讀大樂弘毅詩稿　五古一
十一月十一日訪櫻園翁源太正庵在坐越後河本杜太郎亦來會　五古一
寄人　五絕一
送杜太郎東去　七古一
辛酉臘月土佐大石山本二子來游于萩府將去作詩爲贈　七絕一

以上詩七十九首

附録

和歌　五十三

社約　一

通計百五十一章

目録畢

江月齋遺集巻一

長門久阪實甫先生著

男　道明編輯

文

藺相如論　丁巳年

趙王之璧。和氏之璧。天下所共傳寶也。然無所益於宗廟社稷。無所利於蒼生赤子。亦不可以供衣食之用者。則與砂瓦土石何擇。人贈諸我亦不足喜也。我贈諸人。亦不足愛也。而藺相如。今稱賢者。奉趙王之命。入不測之強秦。欲必不與諸人。甚則曰頭與碎於

柱是頗可怪也夫秦之求非求其璧也求其國也相如之不與非不與之璧也不與之國也何則秦虎狼之國雖噬呑天下之諸侯固不足飽其慾也況區區一小璧彼求之豈其眞情抑欲試我之強弱耳禮節甚倨以威加我我或恐怖失措屈膝縮首奉璧以應彼請則彼必以為趙國弱兵怯而不足憚也於是益求金幣益求疆土其所求不止一小璧也求者愈急而與者愈蹙遂不可應其求我將絶其交耶彼必来犯我以羸馬疲兵待彼百萬之師猶以一掬之水澆一車薪之火豈其可得哉凡小之於大弱之於強自

挫而徒屈則強者大者益無所憚遂欲以逞其所志故小者不可自挫以示小弱者不可徒屈以示弱也澠池之會彼書令趙王鼓瑟我亦書令秦王撃缻彼請以十五城為秦王壽我亦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彼以十五城求璧於我我不得其十五城不許與之璧小而不挫弱而不屈強大之秦亦將有所憚而不為是相如之所深慮而不與之璧者非愛璧也所以愛國也況今之黠虜所求非止一小璧也圖國者其亦知所愛哉

口羽杷山評文佳則佳但恨不免博議臭氣然

澠池以下湊合處。筆如轆轤。使東萊復起亦當
逡巡退讓。敬服。

張敞論

大吏不可以誣小吏也。小吏不可以凌大吏也。小吏
而凌大吏。大吏可以誅之。大吏而誣小吏。天子可以
誅之。若夫不然。則上威必不伸於下賤。而下賤必將
不畏上威矣。彼絮舜一小掾吏耳。以張敞為五日京
兆。而無所案驗。其凌大吏亦已甚矣。敞之誅之。豈得
已哉。然敞之所為亦殆非也。誣之以他罪。晝夜驗治。
竟致之死。曰五日京兆竟何如。是唯散蓄憤耳。尚何

在懲小吏。當時敞之心必謂。吾以他罪誣之。天子必
罰我。因不敢自劾。坐楊惲黨免。數月京師擾乱。敞亦
謂朝廷無人。天子必用我。使者果至。敞亦謂天子召
我。不能復斥我也。於是自劾前罪。曰舜本臣所厚吏。
屢蒙恩貸。今背恩忘義。臣枉法以誅之。臣死無所恨。
由是觀之。敞之殺舜。不過報私怨耳。固非為天子誅
之也。為宣帝者。宜正其罪以戒後之為張敞者矣。而
何以他罪斥之。再舉以為冀州刺史哉。張詠為崇陽
令。有吏盜一錢者。詠怒而杖之。曰爾能杖我。不能斬
我。詠乃誅之。以劾臺府。李勉為開封知縣尉。時有不

良潛納人賄。使勉知之。勉召吏卒曰、納賄者我皆知之。公等自陳、不可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不良故踰限自舁櫬至。勉取石炭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取釘釘之。乃見廉使。廉使嘆賞之。然則舜固有可誅之罪。敞已殺之。即當自劾。曰、舜頗凌臣。臣斷然誅之。臣雖至愚。天子之京兆也。則舜非獨凌臣也。凌天子之京兆也。臣之誅之。非獨報私怨也。為天子誅之也。不誅之。則無以建威。然臣枉法之罪。亦不可逭。請就廷尉。以伏鼎鑊之誅矣。何待再舉而自劾哉。如此則敞雖枉法。而為天子者。未必可誅矣。是以小吏凌大吏

江月齋遺集　巻一

而大吏未嘗誣小吏也。嗚呼、舜凌敞。敞誣舜。而宣帝之明。不及正之。其果何心也。

二十一回猛士評。此篇蓋有為而作耳。不然。責張敞何刻且細哉。但此間小吏面從成風。凌大吏如絮舜者頗少。大吏姑息模稜。誣小吏如張敞者亦頗少。小吏如絮舜。大吏如張敞。古人哉。孔子之門。有不聽師命。私與粟五秉者。有師禁其厚葬。門人乃厚葬者。夫子之道至大如此。非是何足張國威哉

○又曰、余不諳漢代律。子頗好刻論。當取律例

議張敞罪。不然亦不免枉法。然仁者不必仁。

答口羽子發問一則

秦之無信久矣。天下無不知之者。而燕丹謂荊軻曰劫秦王使悉反其侵地。若曹沫與齊桓則大善。何其迂也。夫齊桓猶欲負約。况秦乎。而太子與軻。其所謀何也。

燕丹遣荊軻。豫求天下利匕首。入之督亢地圖之中。其意必將使之刺秦王矣。軻亦曰。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亦刺秦王之志決矣。而其將死曰。吾之不成。以欲生劫之也。是獨掩其不成耳。非軻之本志也。而太子固仁柔之人也。故不能遣樊於期入匈奴。又不能斬其首奉之秦。今軻雖許死於我。使之入不測之強秦以刺秦王。是其口有不忍言者。故先姑舉曹沫之事。而後説已之本計。是其心不過曰若劫秦王而反其侵地。則殊為望外之幸也。然是不能也。不如殲七首以亂秦國而已。豈以是為迂哉。獨恨其脫虎狼於一擊。終為之所噬呑而已。

杷山評明引證。何等史眼。文勢婉轉。亦可愛也。

答半井子發問一則

相國何以上林中多空地。令民入田。高帝大怒

[illegible]氏藏板

曰彼多受賈豎金請吾苑以媚於民繫之獄王衛尉諫之何僅得免假令相國眞受金帝宜如齊王於田單何其輕繫大臣幸聞之

苑囿游樂之處適足以困民耳焉足養民哉然則雖數弓立錐之地苟有可墾闢者則可以墾闢豈忍以苑囿困民哉蕭何請毀囿開田是得其宜者然高帝之罪何曰丞相受賈人金噫何非得其賄賂者則善儻得其賄賂何安得辭其罪乎夫在上者苟受其賄賂唯隨彼所欲則天下之事皆黃白矣大臣之權日降而賈豎富豪日益凌轢其上矣而高帝安得如齊王於田單乎史稱單之施人襄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單解裘而衣之齊之民相語曰單之愛人皆王之教也而今使高帝如此曰相國能愛我民相國能墾我田則夫富豪之民竊笑曰相國請其闢田則以我嘗賂之也天子何不察之而妄賞之也則天子之聰明有所缺而相國之私心亦爛然可覩矣帝之明有以知之故以何之功而斷然斥之蓋大臣受賂其罪不小縱令不至械繫亦當以褫爵貶位矣予因謂當時富豪之民竊懼曰天子明察聰敏能知相國之受賂故褫爵又貶位矣吾

徒之所欲非賄賂之可以為也。其心必有所憚者矣。雖然高帝山東一匹夫耳。其性固貪財好色。其見秦宮室則欲留居之。其入彭城。亦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其性固陋矣。由是觀之。苑囿馳騁之地。亦其必所喜而樂之也。而相國欲以其所樂之地。為種粟植麥之處。其發憤繫之。亦有未可知者。王衛尉諫曰。陛下討布豨時。相國守關中。不敢搖足。今乃利賈人之金乎。然則相國未始受其賂歟。抑衛尉欲護相國蔽其罪歟。將帝或發山東之素心歟。嗚呼是未可詰也。若夫史之所載高帝之言真然則何豈得免其罪乎。

杞山評論頗奇蕩。而亦多揣摩之言。一正一反。假富民之心言之。頗似孟子好樂章。而行文不襲其意。其性固陋矣句。何等大膽。古今未有發此語者。

與人書

僕有為足下深惜焉者。何其材之卓越。而圍棊之遊蕩也。魏主與劉樹棊。古弼進捽樹頭。以毆其背。虞愿亦曾諫明帝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何則以其心馳於局上。其不及政治也。世之游蕩者。煮

清茶食珍菓一室之中常有丁丁落子之聲究日不足夜燭以繼之而日月如馳秋霜上髩矣其或耄老而不便拮据無志人世放心於局上以慰瀕死之思者是不足深責也然士之在世所糜者君祿也所受者君爵也未嘗有一事酬君恩者則無有可游蕩之地三尺之碁封然以高是僅游蕩之地而已況少壯之士讀書馳馬之急而何暇游優蕩逸於枰楸局奩之際哉而足下以有為之才而文武之不講修日對碁奕輸贏相競夫受爵糜祿之責將何以塞之哉雖然有説焉謝安以此得淝水之捷宗澤以此制白沙之勝朱敏以此知費禕能辨賊英雄之談笑自若思行爭劫於羽檄交馳士馬疑懼之日者所以能安三軍之心也嗚呼游優於太平無事之時者而焉能如此哉足下以卓越之才極之於枰局之上者至矣盍移之於讀書馳馬之際也一旦臨危從容圍棋三軍之士因以帖然則足下之偉勳亦與古之數子凛乎於後世而爛然於竹帛矣僕深為足下惜焉者以今之圍棋不及古之圍棋之遠也足下幸察焉

猛士曰予愛吾子之開口乃吐本意絶不作姿態也但此篇絶少姿態遂令惜字無落着此亦

大阪氏藏版

一病矣。乃冒數語曰。足下年少才富。僕之所以有望於成立也。而獨有為足下惜焉者云云。

杞山曰。起筆自好。不必冒足下年少數語。

與南亀五郎書

南君足下。僕與吾兄。生同其年。家居亦相近。因有竹馬紙鷂之交焉。僕時雖以父母之責往還於松門。心甚不喜讀書。為力不勤。故其等科亦在吾兄下。已而骨肉皆亡。遂開父之書。以讀之。非其素志也。吾兄亦學劍習射。而廢學有年矣。近聞之悔悟。復讀書。而武事亦所不廢也。於喜何勝。唯顧吾兄在家。其所與居者。不過愚婢猾奴。而莫一二知己可以談。獨讀書以自樂歟。世頗乏書籍。或雖藏之。不折腰垂首。則無敢借示我者。折腰垂首。學者所深愧而不忍為也。吾兄何勿入學校乎。夫學校之書籍。不降七八萬卷。置司典以出納焉。此藩府之書。而供書生之講習。則不待折腰垂首也。方今學校之風。雖非日振而月盛。亦非無可談者。中谷賓卿剛直魯朴。齋藤某讀史屬文。兀兀不倦。皆非僕輩之所及也。吾兄願入學校。以閲可讀之書。擇可談之士。則其才進而其識長矣。況其所目。而耳者。無不經史詩文。無不咿唔呫畢。則亦所謂

莊嶽之說也。世之欲入學校者。不為尠。而以困究衣食。經營世務。往往不果。如僕。亦繼父業。不得入學校。吾兄則不然。家富而祿不卑。兩慈在堂。數弟侍側。且多蓄奴婢。則其於世務。未必蝟集。此所以望其入學校也。然足下必以廢武技為憂。而學校亦非無修文之暇。講武之場。亦在一郭內。則擊劍習射。唯吾兄所志。吾兄從兄高杉暢夫。本武人。頃入學校。折節讀書。而間出入武場。未曾以廢武事為憂。吾兄何憚無入學校乎。但學校之法。有不甚繁雜者。莫為之所措。而為虛禮飾貌之徒。則幸甚幸甚。

猛士評。高文四道。立言措辭。要非吾輩所及。但吾不好史論。如張敞論刻亦甚矣。畫眉一對。其人真率可想。乃失刑恕舜。亦真率之過耳。何更苛求。藺相如論。則人人意中言。是乃可誦耳。與人書。觀其博物。但三篇。帶彼方舉業習氣。忽讀其一篇。適覺朗朗上口。及連續則倦矣。能脫其習氣者。與南氏書耳。此書行文特粗。格調別出。乃可愛也。然文在真心誠意耳。若專求之格調。則抑末矣。十一月四日。寅妄言。

再與南龜五郎書

松門讀書者不尠。而吾兄獨有望之士矣。僕頃過松門。則提孩總丱。出入四書五經等科者數十人而已。年稍長。學稍進者。皆自謂。自學而自得。之殊不知吾之所爲自學自得者。其初皆先生誨諭之至。可嚀反覆之勞。是由也。今先生以一人之力。授數十童兒以句讀。其或有所不及。有所不及。則其受句讀者。倦惰從生。進取之氣遂自索。此先生亦無如之何也。而若夫曰自學自得。吾必不信也。有調馬焉。鞭策銜轡之控之。一日千里。可以伸驥足矣。鶯雛亦然。翼卵已生。吻黃聲澁。求老鸝師之雛注目側耳以窺之。師鳴雛鳴。師振翼雛亦振。經旬數日。其聲婉而滑。聽之可愛。是良馭之力也。是老鸝之力也。非自能行千里自能發美聲也。家事之間。講武之暇。願竭其所已得者以助先生之所不及。而謝良馭老鸝之恩可也。況誨者學之半。而非無益乎彼科五經四書者。倦惰拂地。皆將發美聲行千里矣。而講習日盛。人物輩出。則不啻謝先生。其益國家。噫亦何如也。是實所望吾兄。而不向夫自學自得者而言也。不宣。

土屋蕭海評。老謀深識。迥異於從前扼豪語。無著落者。是之謂菽粟之文。乞於此等處能致思

焉不朽之盛事。經國之大業。豈遠乎。○一段情事。縷說先生之喜。可知。而兄之不忘。本可喜。彼佩觹之童。自能自知。之者亦知。所戒矣。鶯喻本柴栗翁。而無蹈襲之病。文情妙絕。不得不圈。

題暹羅軍艦圖

所謂偉男子者。吾於山田長政觀之。長政駿河一匹夫耳。方干戈始戢。抱鴻志。托一葦。以建功海陬萬里外。豈其不偉哉。人示圖一軸。展之。鬪艦設砲門。列槍刀。浪躍帆飽。艦用西洋製。而乘之者數十人。皆為邦裝。有藍鎧雙刀。如指揮而立者。是豈莫長政擊六昆之圖耶。吾聞長政製此圖。寄之駿河淺間祠。今所見。蓋其摸本也。甲寅之夏。墨舶再來。吾師吉田義卿。與金子重輔。謀入海之舉。其志亦偉矣。既而風濤沮舟。身係縲絏。重輔憤死。義卿操志益壯。嗚呼。使義卿見此圖。切齒而怒。扼腕而起。必有不堪奮激者焉。予見此圖。哀二子志不就。亦益哀國勢不競也。

送松浦松洞序 戊午年

吾師吉田義卿。盛稱松浦松洞者。娓娓不置。予夙欲一面。而未能也。已而寓松下塾。則松洞為其邑人。而會出遊大津。久而未歸。及歸入塾。乃前日所見於土

久坂氏藏版

屋氏一畫工。而貌清狂師者。容貌辭氣。無足動人者。
乃疑吾師稱揚頗過其實也。歲正月五日。突如至告
曰。將如安藝。貌木原松桂老人。其發程在明日。不得
暫綏也。吾師乃大會同志諸友。置酒為別。特招予與
松洞。語予乃曰。吾子巧畫。將何爲也。松洞顧而笑。一
生自旁贊之。曰林泉花卉。風致躍出。寫生逼真。世所
謂能手。固無益於天下。而松洞則不屑也。其畫最善
貌人物。則奇偉英俊之士。百代不朽。死猶生也。是亦
以爲無益乎。予曰。否。舜與項籍重瞳。禹與勾踐烏喙。
雖奇偉英俊。莫有四目兩口。豈以貌取人哉。松洞復

笑而不言。然中如有不可拔者。予乃剔燭促膝。而更
叩之。松洞曰。畫誠小技耳。尊稱畫師。乃閻立本所愧。
而雖僕豈以爲慊哉。唯僕則隱焉爾。顯焉爾。隱焉足
以自守。顯焉足以取人。取人自守。有志之人。其可已
哉。而何益于天地之間。予於是嘆曰。吾師之稱揚。誠
有故也。而松洞豈畫工哉。松洞貌鈍寡言。少小好繪
事。有神童稱。每聞孝義節烈。必感激而起。携筆上道。
不遠數十里。嚮到大津。貌烈婦登波。此行將自安藝
還路。出都。濃貌阿正。過吉敷。貌阿石。石正皆孝婦也。
登波吾師既已有碑銘。松桂老人。尋母與祖父。其事

極篤聞清狂已傳諸上國齋藤拙堂欲作其傳且其子慎齋以文著當世是則無待於予也正與石亦今世希聞者余將合立一傳松洞幸貌其面叟得其事蹟而歸也吾聞阿正今年九十五而松桂八十四昨清狂書至老人衰病日漸松洞之行其可緩也哉

上國相益田彈正書

正月十三日某謹奉書國相益田君執事嚮執事官任當職府下人士相共語曰益君任此官必當有為也乃翹首刮目有竢於視國政革而士風興矣當職之為官二州之興廢宗社之存亡係焉而執事年壯氣剛以有為之才居有為之官某之所以眷眷有望於左右也大臣保富貴以顧其身小臣憚忌諱而不敢言是以上下懸隔遂致委靡不振誠可悲耳某今欲有所敢言而其言太平自居者之所駭視怪嘲非絕俗挺立如執事者又不能聞也夫方今天下之勢執事之固所目擊幕府力折氣撓貽辱神州受侮醜虜待醜虜之急而何暇顧神州之辱哉彼求金繒則贈之彼乞穀粟則輸之通信開港唯彼之所欲於是滔天之賊西闖東突窺窬益甚鹵掠益盛而幕府之氣力日益撓折矣頃聞之墨使二員来江戸驕傲不

禮遂見大樹公乃曰其懼日本爲外邦所侵奪故不
敢憚萬里海險而來耳外邦通商之事盡委諸我焉
其狡黠不可勝言蘭夷來書亦曰日本所以待外國
甚不遜宜卑辭厚禮矣雖則不言我降其意可自見
矣叢爾之紅毛尚如此其它凌蔑我者其將何如也
然而幕府猶厚待墨使隨其請而不疑外雖如通信
內則垂首降虜亦已章章矣噫夫神州之大恥辱千
古所未聞而皇統綿延之天子將措諸何地歟天下
苟知廉恥者豈忍袖手安坐舉堂堂赫赫之神州爲
之腥羶妖氛之區哉況雄藩大國足以明大義立國

體乎況以有爲之才居有爲之官乎我防長神州西
陲之一大藩且我公聰明而英邁尊攘之志常存于
胸臆而執事壯年剛氣任當路之職奮然助我公尊
攘之志則彼府下人士所刮目而待者皆蹶然而起
矣而防長之正氣始凜然矣防長之正氣始凜然矣
則神州之正氣豈得不亦凜然哉然則神州之興自
防長始而防長之興其自執事始歟執事叮嚀說我
公我公確立不撓爭諫幕府而幕府尚垂首屈膝乎
虜人之前而無所敢顧則我毛利氏安傲其撓折更
增神州之大恥辱哉乃宜鎖境門練士氣以大義傳

諸列藩矣今也列藩皆懼幕議口雖不敢言其心豈以屈醜虜爲快哉於是馬足不踰函嶺朝輦轂下勤王事慰天子百年之欝屈矣神州之正氣何有不凛然奮起者則夫滔天之賊亦不足畏也夫幕府一降醜虜則幕府醜虜之屬隷矣諸侯見之而不敢爭則諸侯勿亦醜虜之屬隷乎苟爲人臣者使其君爲醜虜之屬隷而措天子以腥膻妖氛之區天下後世其將謂之何然則爭幕府以義不可屈醜虜者我公之責也説之我公者執事之職也今執事處此職切恐夫剣目於執事者却指執事爲善保富貴顧其身也

某是以唐突上書固不敢顧忌諱但書不盡言非面謁何以悉之執事幸以爲然願許官暇一晤某將悉陳私心之所有冒瀆威嚴惶懼無止久阪玄瑞再拜

與富永有隣書

有隣兄足下僕之東道經中國叩平日所耳文人學士門一見無足驚者乃謂文人學士不難得而獨乏倜儻氣慨之士耳然天下之大安無其人哉近得三奇士焉曰山岡曰安元曰日柳日柳通稱長次郎號燕石讃岐金毘羅人性好任侠樂飲博又喜而讀書作詩博徒有數百人氣使頤指如臂之於指僕近讀

其所著柳東軒詩抄其詩句老辭壯雄偉而超絕可以槪其爲人矣安元大和郡山藩士也稱杜預藏甲寅之變忼慨超難路病癰一劃而死頗雖似過劇其壯憤勇斷稍足强人意事詳森田節翁文今謄寫一本贈松陰先生吾兄亦賜瀏覽焉山岡之事亦屬甲寅山岡稱八十郎事阿部勢州爲元締屢上書言可戰而不可和官以密議已和不聽乃以爲不如以死諫之爲愈也初山岡舉家居江邸於是使母氏往弟治左衛門舍妻娌從焉乃作書二通使子某贈諸弟舍僕致諸同僚然後自鎖戶著朝衣坐氊掛父書一幅於壁上伏劍而死時年四十許實爲八月廿三日父曰源左衛門亦奇士嘗書朝聞道夕死可矣數字爲二幅以授兄弟今其掛壁者是也僕嚮過福山逢人必叩之未曾不潸然濕襟也山岡之與安元雖氣槪之士皆已上鬼籙則無奈之何唯使人不堪追悼耳獨金毘羅偉男子可以共結交矣方今國運頽弛風俗輭弱文人學士不足言而倜儻磊落如日柳者今世所不易得一旦有事則决非區區齷齪間者也僕輩常憂無人今而得之得之安可棄亦吾兄卓犖不羈修軀怪偉吾知有其與日柳合也盍一游讚

岐過其家把臂接款也曰柳亦節翁之所知僕聞之
節翁曰柳頗喜松陰子入海之舉今吾兄為松陰子
獄友則更最為妙吾兄以為何如松陰子固與安元
善今當不知其變而山岡之事未得其詳吾兄幸致
此書焉剔旅燈草怱走筆不一

送生田良佐西歸序

方今雖草莽布衣之士苟有氣節者孰得無思宸京
哉頃者綸詔屢降除三港外不允通商而幕吏懼夷
狄之猖獗皆如其乞老奸巨猾擅權張威宗室有忠
良者或廷論之即蒙彼毒幕吏既從夷狄之乞又罰
忠良之宗室而綸詔之不敢奉今上之逆鱗其
將何如也於是天下氣節之士皆悲憤而起益莫不
怒幕吏之奸猾而思皇上之心矣戊午八月我生田
良佐突如来訪予於京師余問何之曰宸京闗心故
敢来耳予亦頃自江戸走来輦轂下者於是握手相
語而大悦之良佐言簡貌静瞥見以為一痴人共語
愈久然後知其可以談者頃聞之勅諚降水府問幕
吏所以允通商罰宗室及諸侯赤心本藩及尾張薩
摩伊勢諸藩亦從縉紳家窃致其旨諸藩處置雖未
可知水府問赤心及本藩當在近矣當是時凜然確

立宜遣大臣明辨大義所在豈苟從雷同徒着人讐尾哉舊臘所答幕府固雖不失宜然尺寸之楮紙耳安足以破夫老姦巨獪之膽哉予謂天下之勢上已振矣下亦振矣中獨未振耳中而未振上下欲振不可得也夫中振然後上下倶舉矣抑　今上之神武不待野人之言有志之士聞風集輦下抵掌於瞋瞋者不鮮而天下之事未可爲者何也非乃大藩諸侯無振興而唱義者哉今聽風集輦下者雖有敵愾之氣率一介布衣不得人望者不有兵馬者於是欲以大事托之布衣之士不可得而欲不賴夫諸侯之

力亦竟不可得也予觀之諸藩其君雖未振矣小臣雖未振矣高官肉食苟爲之首而振起則上下豈得不隨之振起哉况上已振下無未盡起者乎今我公賢而明輕已重民減膳薄衣肥甘不敢周口尊王之志往往鬱勃矣我公憂時既如此而小臣陪隷有氣節者不亦尠然而高官肉食頗乏其人一藩之事不可爲也一藩之事尚不可爲天下之事竟不可爲矣嗚呼皇威不及赫赫於海内而使老奸巨獪肆欲弄權者諸侯之罪也諸侯不振勿乃大臣肉食之責乎古人有言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吾深悦上下既已振

而益悲中之未起也良佐我隱州大夫家臣也聞勅諚降水戸奮然而起決策西歸歸當有所論究也於予言何待良佐觧纜浪速沈吟蓬窓秋濤千里烟消而月白吾知其益不能無眷眷於宸京然今日之歸安其可緩哉

上大原三位卿書

九月五日長門二生中谷正亮久阪玄瑞謹奉書正三位大原卿閣下士之在世非見磊落奇偉之人何以吐出其胸中所有乎胸中所有謾吐而出之齷齪斗筲之徒指之不為疎狂必以為癡漢大丈夫當棄斥於齷齪斗筲之徒而不當棄斥於磊落奇偉之人二生因有所仰慕磊落奇偉之人矣然天下之大磊落奇偉之人恒寡而齷齪斗筲之徒恒多二生胸中其將向誰吐出也今茲三月玄瑞負笈東遊乃来拜鳳闕會閣老堀田備中登京時天勅凛然海内盡震八十八卿徒跣抗疏千古所未曾有而又側聞閣下刺奸下阪二事感奮益塞胸不覺涙下沾襟也時正亮出在肥後急報知之及閣老去玄瑞亦東下然一日不得忘京師以七月中浣竟又來與正亮相會正亮之来見大久保某於浪華更詳閣下之事於是二

生乃謂平生所仰慕磊落奇偉之人。非閣下而誰也
二生胸中亦非閣下。則未足盡吐出之也。抑以縉紳
之貴處方今多難之日。不得不審天下情形。欲審天
下情形。則不得不多接人士。人士之不接。天下情形
何以審。而方今多難之日。何以處之。今縉紳之視人
士。如奴隷而不屑接之。人士亦指縉紳爲雲上人。而
不屑近之。不肯近。不肯接。縉紳益重而人士益輕矣。
夫輕者。布韈草鞵橫行海內。與賢豪奇傑。上下其議
論。而天下情形亦有如燃犀者。重者。俯仰深宮。賴其
爵恃其位。何在爲天下情形。然則重者不待輕者。安

得處方今多難之日哉。然多接人士。則其所求進見
者。或有奸黠伶俐之人。或有忠實氣概之士。有搜索
事情者。有憂時獻策者。苟在上之人。有才有識。既能
知某奸黠伶俐。搜索事情者。某忠實氣概。憂時獻策
者。則先引美斥惡。而可。然人之美與惡。容易不可擇
則高拱默坐。獨使進見者言所言。則彼饒雖姦黠伶
俐。安能搜索我之事情。而設得憂時獻策者。則自有
所得於天下情形矣。苟慮有姦黠伶俐人。而不敢接
人士。則忠實氣概之士。竟不可得也。然則欲處方今
多難之日。多接人士之不若也。而何遑問人之美與

惡哉。二生產山陽之陬。鄙樸陋野。正亮年二十七。玄瑞十九。於天下情形固雖未足識。而東駛西馳。漫游諸州。復或有所聞知焉。閣下設致之坐側。使之一吐出其所有。則二生之幸。何以加焉。蓋尋常之初謁。不必無先容。然二生謂閣下犖犖抱超卓之才識。何必待先容而後進謁。是二生所以突如乞謁於閣下之門也。二生不爲閣下所棄。則世之以二生爲狂爲癡。復何足言。二生近日將去。由是仰慕閣下之心日益切。而竟不可以遏矣。臨紙不知所裁。閣下惟少垂察焉。二生恐懼再拜。

與岡耕次郎書 己未年

僕之寓湯田。吾兄頻繁叩逆旅。說文論時。快甚快甚。先年見足下於土松如家。僕竊以足下爲浮躁不足爲。今足下不吝改悔。以著實爲學。寸赤吐露。盡告之我。是所向不設城府也。頃日足下讀何書。爲何事。僕謂在山口。不若來城下也。足下向游大田稲香門。不合而去。又遊越氏塾。又不合。夫越塾之與稲香。不足言也。向足下從松如而學文。厭城下輕薄而去。蓋輕薄三田尻右田皆同也。而何嗇蔌爲然。而若山口勿乃輕薄之風歟。然則書之所多。是我所學朋友所在

是我所游書與朋萩城爲最多非山口諸方所能及然則足下所學必爲灞岐天下道衰無行而不輕薄輕薄則不學可乎足下何不負笈来松下塾松陰子既嚴囚塾甚衰因二三志士將起其餘燼足下何不来添薪也如村塾雖既衰志士所會而書亦不甚乏雖則有乏借覽諸學校及同志士則以二三年之力尚不易遽讀矣足下何不来也奇人宮田平五郎頃爲何如状態聞之足下彼屢上書上書艸在幸謄寫一本贈焉令兄起居何如別無書春寒自重

向所約李忠定公奏議楊椒山文集今不致此唯待足下来萩

與中谷賓卿書

向者来萩辱過訪時將煩老兄作與村塾老兄諾焉而遂不復来僕疑之何遽諾而忽變也老兄曾告僕曰國家之事不可得為吾將入常榮精舎獨居讀書趺坐養心僕亦可之然至頃日熟考之是不過獨善耳獨善孰與及人也僕觀村塾松陰子在岸獄富永有隣亦去有隣前日氣慨如索然也久保清太吏務蝟聚無遑講習獨小田村士毅時時往反耳然備員學校都講兼助祐筆則不得大盡力於是村塾索莫

將蜘絲而雀巢矣僕竊謂村塾不振我藩不振也村塾無人我藩無人也村塾盛衰係我藩汙隆維持二國亦頗不爲尠而今既如玆矣諸同志士所爲深惜也僕頃蒙官命將入蘭學舍然獨善不忍爲吾以間而時時往返我欲盡吾可盡也豈以獨善自期哉蓋以村塾維持二州是松陰子之志也又士毅清太諸子之心也老兄何不來寓戮力從事於此也老兄入山不出令姪亦向已去塾諸士皆曰甚矣其叔姪何憚物議之至此也是雖僕所不得無疑矧其不知老兄者乎頃寓塾者富太又四郎德民耳皆有待於老兄焉願諒察焉夫俱講俱讀是爲己爲人者讀書何於獨居左右經史皆覽古今觀忠孝節義之跡足以養其心焉養心詎於趺坐國是未定村塾將廢老兄安可以獨善自居而諤諤之一諾亦有不可貳者

先月念四和作遂脱走念八夜杉藏因揚屋其云云策雖似未盡其忠憤悲慨爲國忘家實僕等所不勝慚醜也夫兄弟固甘死者然自常情觀之老母與幼妹其心寔可悲耳紙有餘白書以報焉不知老兄已聽否

與福川犀之助書

福川兄足下頃聞我師二十一回猛士將執拘於江戸發期應在近也猛士忼慨氣節爲國忘家視死如歸踏危不疑實今之世不易得而後世氣節之士所必仰慕者今闕左之行生歸難期此以平生故舊欲一見其面而後永訣而牢獄有禁相見甚難僕等心事將何以堪焉今足下爲獄司獄中之事事無大小皆所與知也猛士即固嚴譴幽囚之士官不許它人往反然猛士之心上天實知之不可與奸夫惡漢同視矣況其如江戸不止一身之生死而係邦家之得喪不爲尠然則官固宜寛待之縱令官無寛待足下

讀書稍知猛士者焉忍不以寛待之哉且夫自古忠臣義士之蒙罪遭禍其故舊子弟禍福不顧斷然抽身或訴冤或代死或爲之斂尸者青史往往接踵此皆千古美談而編史者不別立本傳則必載諸附傳而赫赫照人之耳目矣今猛士之事雖與之或異生死固不可測者足下宜陽爲不知使其故舊竊得相見也事或敗露僕等以此蒙禍固所不敢避而足下若得罪則僕等大論諸政府間以救解焉救解且不聽亦其寛待義士之名與夫訴冤代死斂尸者當相傳於千載矣何禍福之顧墨守常格哉抑人之往它

邪。其歸期不過一二年間耳。然臨其別。握手歔欷離情悃然。尚不可勝言。況今猛士。將深入於魍魎虺蛇之域。馬角烏乳。生歸難測。今發期甚迫矣。過三四日則山川遼闊。隔世之人。而非夢魂恍茫外。無路相見也。今日永訣。何啻離情悃然而已哉。使僕等窃得往反晤語。無遺憾者。勿乃在足下之方寸乎。噫。如猛士今有幾人。不可再得者。足下以是得禍。宜甘受之。僕亦所不敢辭也。五月十七日。

與高杉暢夫書

屢辱尊書。辭意重疊。捧讀之際。愧悚。而未有奉答書。綏慵之罪。海涵是祈。頃老兄及飯田尾寺。前月念一手書至。報田先生東行之行。且勸一身代難。辨大義動幕吏。先生去臘以来。既期此行。及見三兄書。益喜得知己之言。因使僕作書陳謝。昨窃見先生於獄。瘦骨嶸崢。髮亂被面。而視死如歸。無有難色。然僕窃謂自此數年。國家之事。又不可爲。庸相當路。尚可姦相執柄則事已矣。廟堂諸公。稱爲善人者。率乏氣膽。其有才力者。乃將弄權張威。前途實可悲也。因憶昨年夏在江戸時。國弊一變。士氣大振。名士撰用。言路洞開。雖如先生在幽囚者。而得吐露肝膽筆諸書。以達

明公賢相之前於是驛使絡繹皆報維新之美噫是一年左右事耳而今既如此何其興廢之不可測也先生頻言老兄又爲老兄立策檻輿到府日宜伺釁相見也老兄近時議論何如僕西歸後三變其見將敢質諸老兄然先生發在明日心事萬緒不復一一它待後鴻老兄若與二子會幸致先生之意焉五月念四

與某書

士大夫之病不在愚戇而在磊落不在敦實而在輕俊輕俊磊落其弊也爲浮薄愚戇敦實乃多忠厚節義之士而今之人磊落輕俊昂然自得遭敦實而愚戇者嗤笑癡漢視之以是所以浮薄爲俗而忠厚之風竟掃地也足下稟性犖犖喜酒自豪細謹是不屑所期在事業蓋酒人之所喜肉人之所嗜其嗜之與好之莫有所失則不足深言也頃聞之我師二十一回猛士執拘如江戶因將以大義論服老獪僕亦義不得不贊之猛士自入海來六年於茲百謀百躓荊棘薄身而邦家之事夢寐不能忘於懷酒肉共絕唇燥膓枯甚至限日食以二合飯或絕粒數日憔悴骨立而今且有關左之行然而生死不測再會難期以

久坂氏藏版

情。言之實。有不堪痛嘆者。昨有人言足下大醉淋漓頹然自放狀。果信則僕不得無一言。足下與猛士無半面則已。未及聞其東則已。然而知猛士既非一日矣。聞知其東亦熟矣。而今反如斯。何其磊落之甚至此也。且近時有司。寬法弛政。而風俗隳壞。驕侈日甚。且足下在學校。學校之衰。又至今日極矣。浮華相競。輕薄爲交。托事博一醉。以罄己歡。旦相會飲。夕相排謗。未曾觀有忠厚之風。足下其翹楚。而足下以維持學風者。尚以磊落自是。學校之衰。不可再與國家之事。復竟可知。而足下所謂事業。何處施之。何日成之。足下以生日壞之時世。在益衰之學校。當有所自擽矣。矧友人生死亦未可知乎。嗚呼。犖犖可奇者常多。可癡漢視者常寡。而風俗日頹。士氣益不掉者。是果何如也。敢問足下審其所由歟。五月廿六日

江月齋遺集卷之一 終

010190523603

48-13309